

先哲叢談

自七至八
止

和書門			
二〇	四八	八五	類
一五	八五	八五	類
四〇	八五	八五	類
冊架	函號	冊架	冊架

庫文門內			
五七	二〇	和	
函	四八	書	
二〇	八五	類	
冊架	冊架	冊架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485
冊數	4 (4)
函號	157 370

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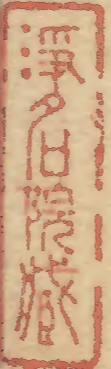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先哲叢談卷之七

北總原善公道著

藤煥圖。字東壁。小字仁右衛門。號東野。下野人。

東野本姓瀧田氏。幼為孤。乃來江戶。養於安藤氏。因冒

其姓。又修為藤。初學於中野撫謙。止幾更師。徂徠憤

激。自奮才氣。大發。於是。以儒仕。柳澤侯。年二十九。罷

官。侯猶優待。輸粟云。徂徠始唱古文辭也。世之學者

牽於舊聞。罕信之者。東野與縣周南。早先諸子。歸之

東野。最得肯綮。徂徠終不鐸于海內。東野實贊翼之。

東野家屢空。嘗寄書徂徠。借財。徂徠誤解。達其數。今撮

錄各書于左。東野書曰：向書舖齋，天中記至曰：九日
在通。主人渴黃白之切，交金在節前。二圓三方而得
易，若不能請三圓二方而獲者，先在焉。不佞渴此物
久矣。唯圓而方焉者，猶之其渴也。先生其或能為僕
損一朝之供，令免其渴否？九月吾不能矣。其至十月
必能了。算帳伏冀方便。千祈萬祝。徂徠答書曰：承求
金，其言若周。蜩斗時券契者，狀子幸不生天王家。天
王則必書于春秋矣。子之所為求貸，益呂而不足。品
而有餘，品乎品乎。是亦易易耳。書訖，覺東方朔郭舍
人所為隱者，聊供病牀之一玩耳。東野又書曰：所謂

二天三地者，向既以蒙先生之諾，唯先生品其方者
乃僕又欲隨而圓之。未知能易易乎否？九十月之間
稟米在目，伏冀使握中玉無佗人。是歸我則令人或
稱僕智囊者，實在此物也。即雖毳毛哉，然亦倘先生
出六翮間之物也。力新甫蠢有餘乎信。若蒙見附，亦等
僕親受也。徂徠又答書曰：鄉所謂蜩斗時券帖者矣。
予嘗誤謂方者三足，下則篆之矣。是予所併月俸之
餘，以優游卒歲者，何以能應足下之需哉？雖然，足下
不則曰：九十月之交云爾。猶之外府哉。且也篆距蜩斗
時為未遠也。吾過矣。吾過矣。謹以團團者三致諸左

東野俊傑不羣。加之刻苦淬勵。出於天性。其鴻文鉅藻。既魁莖苑。惜哉卒以幼悴。致咯血疾。沒年僅三十七。世不問交不交者。莫不惜之。嗚呼。天少假之年。殆不可量也。

徂徠於東野。以才學優長。且及門之最先。愛重之至。疾終惜者甚。與其徒書言及之。使讀者感動。舉一二於左。與富春山人曰。獨悲東壁。以四月十三日死。渠三世以大淵獻降也。亦終以之陟焉。記十年前。渠齡同長吉。而殆將嘔出心肝。以死而不死。今遂嘔出心肝。

以死。豈白玉樓記必待其人邪。天圖書之府。不可以久虛邪。悲哉。渠無子。而孀榮榮乎。無所歸焉。渠親戚欲被孀之橐。而裸余輩力爭之。迺免。又欲塔婆其冢。諸友人匍匐以救之。迺糾金買石。而碑建之。俾百歲後識其為儒者墓焉。渠生平所著。不留其藁。諸友人百方求之。謄錄成卷者。僅三焉。且竢其在遠者。悉集而後梓之。景諸友人所為碑志。及哭詩祭文。以附其後。庶足以不朽。渠已足下。豈忘渠衷甲。以送時事邪。足下藏渠詩若文。則寫致之。渠已散之魂。庶亦來歸我。又與香國禪師曰。渠平生不得其親戚之力。惟不

佞是倚。故當其疾與死。不佞之百事皆廢。是其所以
久留不報師書之故也。蓋昔者享師于草堂。張樂乎
東壁。橫吹以倡之。賦詩乎。東壁曼聲以和之。而師所
賜金叵羅。亦東壁能三酌以賞之。今則亡矣。我又與
下館侯曰。十二日不佞往視。則相顧曰。歲在大淵獻。
吾歸東壁之期至也。世心世肝。既已嘔盡。辭氣壯甚。
渠蓋記不佞所為。字說中語云爾。不佞謂猶尚能戲
且不死。翼日計至。悲哉。渠貧窶。君侯所知。君侯卯而
翼之。不佞諸人所知。然不能免其貧。以死貧固士之
常。庸何傷乎。以渠之才之學。而假之以年。豈不佞之

所能及哉。天貧之窶之。又奪之年。加以無後。何其毒
也。不佞亦免。祝予之嘆乎。
東野沒後二十年。遺稿三卷。刻始成。春臺序陳初本多
侯將捐貲刊之。而終不果事。此序春臺文集所載者。
多二百七十八字。皆刺侯也。蓋侯將布字印為一版。
乎。徂徠呈侯書曰。承活字頗成。則東壁且不打我。且
之子無驥。豈容僻字有驥乎。

宇士新與大潮禪師書曰。夫元美世所推。誰不睇者。而
庶幾者鮮矣。獨吾物翁新意縱橫。是大海紫瀾。我滕
東壁長語。或有庶幾焉。近時僧大典。以能文擅時名。

每曰護園徒善文章者獨藤東壁。

東野墓碑銘。服南郭撰。誌銘秋澹園撰。墓在淺草茅原。

福壽院。一小石碑勒銘序。後刻同盟十有七人合贊。

立之。

山縣孝孺字次公。小字少助。號周南。周防人。仕國

侯。

周南父長白字子成。官長門職居師儒。欲周南不墜家

學。攜至江戶。托徂徠受業。時周南年甫十九。英特負

才氣。已學於家庭。通其大義。及見徂徠。孜孜更無他

念。學日益進。是時徂徠業未大振。而周南東野早登

其門。迭為羽翼。是以及徂徠成大家。待二子者異羣
弟子云。

正德辛卯。朝鮮信使途歷長州。館赤間關。周南乃奉君

命。接對之。筆談唱酬。信使驚其雋才。兩伯陽嘗稱曰。

海西無雙。徂徠書曰。夫雨生者。故不足以輕重足下。

雖然。海西者。苞筑以南而言之也。謂之無雙者。莫之

與京也。盛我言乎。非足下未足以當之矣。吾始以為

海內唯足下與東壁。而今而後。又有雨生。

周南少南郭四歲。文章雖不及。亦自足。不朽然欲然不

自足。病中尚寄書南郭曰。今疾踰年不已。嗚呼。傾

者必覆。獎不起矣。余於文辭無所喻。老兄所熟知也。諸友門人欲梓而傳。拒而不允。數請數拒。於今數年所矣。余死彼必行其意。行其意必圖諸老兄。請勞足下。為我刈蕪除菲。略存繩墨。莫貽同社之詬。幸甚。徂徠於古人。培擊訛訶不遺餘力。其徒承襲口脛。浸失厚道。獨周南溫良馴雅。其持論稍平。書吉齋漫錄。後曰。向者在東都。或有言者。仁齋先生倡學。本有帳中之書。諸弟子輩不得與見。曰。吉齋漫錄。曰。甕記。曰。積記。余甚不信。既而得見漫錄。其言鑿鑿有味。所謂理氣性命。宋學謬誤。舉既發揮。實先得我口之所嗜者。

也。夫述而不作。君子之道。仁齋何有竊珠還積之陋。苟是之述。惡有其書一言不相援及。而自古處者乎。我顧其書既成。後適見諸。或有不幸終身不得見者。皆不可知也。以是刺乎仁齋。誣矣。諉苑之徒。春臺獨以禮法自任。且其賦性之嚴。辨論之勁。縱有所疑。其徒不敢議。而獨周南能忠告之。其書曰。日者於子遷所。得見老兄錄倉紀行。記載該博。文辭豐緝。當今之時。麟之角我。其中有可疑者。皇某皇某者。是何言也。老兄一代名儒。社中巨擘。世所矜式。言則為法。駟不及舌。弟嘗謂大東超於宇宙者三。

焉。開國以來一姓為君。載籍所不記也。周有二分。服于人也。稱為至德。今也有天下。而不去臣位。秦人壞封建。刑名以治。堂堂中國。於今三千年。不能復。當今封建密於周人。而仁浹於海隅也。漢以來所不聞焉。此三者實超于宇宙矣。名教存於吾輩。不得為老兄之不言。如何。如何。

嘗師林祭酒。此事不見行狀及墓記。獨金華贈序詳之。曰。長侯慕林子之學。而公侯之貴。出入有度。則不能朝夕其家。躬親肄業。將使次公就弟子。列受而傳之。次公不肯。慨然嘆曰。物先生在矣。其唯成我也。奈何。

借入。糧鉏。既而大穰。謂富在天。擲棄不顧。可乎。而人各有所見也。苟其所見而為乎。何其眷眷愛故。弗已。狐裘而羔袖。不瑕有害。無知所終薄。首鼠以為龍斷之望乎。即其執熱濯之。一朝而豹變。靡不絕。同盟焚載書。更名佗師。青雲自致。人或謂無特操。側目而視。惡聲載道路。所不辭我。若可其所可也。君命所不聽也。涅而不緇。得正斃斯已。或其負親而逃。遵海濱而處。版築屠釣。不猶愈奴婢自侮。跪起如子性。百役無不是。奉嗟來而飽。夏畦以安。沒身而無為者乎。則謀之物。先生先生曰。繫次公有亡君之國可也。而有父

母在區區之節。潔已近名。如大義何已。君子豈以匹夫匹婦之諒為乎。有父母在。有正君之國。可也。次公愕然且懼。且泣。遂奉君命云。

紫芝園漫筆曰。古人絕句。有入耳能令人成誦者。如宋延清中山。賀季真回鄉偶書是也。物先生送君彝遊函嶺曰。昨日晁郎採藥還。井郎今日又遊山。山中芝草知長短。玉筍流雲可重攀。近日縣次公。送子和之。參州曰。休唱陽關三疊詞。陽關三疊不勝悲。送君多馬河邊柳。折自南枝至北枝。亦皆易成誦也。

平玄中。字子和。小字源右衛門。號金華。私謚文莊。

姓平野。修為平氏。陸奧人。仕守山侯。

金華器宇偉然。才鋒出濟輩。學祖徠。閑修辭。家素貧。寔不能聚書。架上惟有左傳禮記莊子通鑑。採抄數卷而已。其將屬文。必先見之者。數遍而後下筆。

少曠達。侮弄一世。服官尚縱任不拘。侯家嘗布令曰。佳節見君者。宜用新衣。禁垢衣。而金華著其妻衣而出。吏尤曰。所前布之令。要在敬君而已。然子男女同衣。裳是何禮也。金華從容曰。薄祿小臣。家貧不能給新衣。而今不可犯。幸荆婦有一衣。稍華。以得免罪戾焉。事聞于侯。即日加賜祿數石。

嘗與徂徠同泛墨多河。問曰：吉原倡家不知東邪西邪。徂徠指示東方曰：江上有長堤，名日本堤，所謂吉原妓樓在其堤下也。金華笑曰：先生妄言，不惟文字上於地理亦能妄言。

金華有一妾一僕，妾名月小夜，僕名漆之助。又愛貓，為甚。其所蓄蕃息至十八頭。

紫芝園漫筆載：一日余與平子和語及天文。子和曰：吾不識星，唯識北斗與明星而已。余曰：北斗信子識之乎。其所謂明星者，果是太白邪。莫是以歲星為明星耶。子和笑曰：吾不識真明星也。

金華與書春臺，每自稱老春臺，以為非禮。數貽書責之，而金華不改。春臺書云：足下每與純書牘，自稱愚老，老尊稱也。故呼先生長者曰老禮也。若自稱曰老者，以齒高人，倨傲之辭也。故與門人小子言，或時以之自稱耳。其於朋友，雖已年長於彼，然猶自稱曰弟，亦禮也。先賢所行，可見矣。純雖不才，未委質於足下，且犬馬之年，亦在足下之先。足下與純言，不宜自稱曰老。於純尚可，若與他人如此，必將謂足下不知禮。純竊為足下耻也。又書云：抑足下以純為出無替之言，以欺足下乎。請復言之。禮恒言不稱老，鄭康成以為

廣敬夫以不稱老為廣敬則稱老為不敬可知矣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然則古時大夫年未七十且猶不得稱老況其下乎今足下未及始衰而自稱曰老豈不太早乎純所見如此是以有前書云足下若以為不然則盍答書以辨之純雖不敏將拜而受教今足下不然特致謝一聲而已則其不見悅也明矣純不知其罪故茲復請足下若曰我非仲尼之徒何以禮法為則非純所知也南郭送序曰嘗相與登東山巨望數十里邑屋臺榭相

屬而子和臨之飄然心已蔑視一世乃顧謂余曰寥寥乎無聞哉使我頓生自愛之心凡其大言自稱率此類也

金華文章尤其所自賞也祖徠稱古狂簡吾無所裁此徠徠寬大愛才稱譽每過其實者也宇士新痛斥金華之文嘗著彈金華稿刪附名公四序評後以印行金華好酒痛飲祖徠送其之三河序曰子和飲酒傲睨深慕伯倫青蓮之為人紫芝園漫筆曰何充善飲劉恢常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子於平子和亦云南郭記墓曰飲酒沈慨時或激烈至泣下

鳴鳳卿一名信。遍字。歸德。又字子陽。成島氏。成島
後讀同。故假脩為鳴氏。稱道。號錦江。又號芙蓉
道人。陸奧人。仕大府。

錦江本姓平井氏。生于陸奧白河。幼來江戶。十七歲為
成島道雪者。嗣性好學。悅徂徠之說。乃與其徒周旋。
一時著稱。成島氏仕大府。為坊主。錦江襲其職。元
文二年。晉同明之班。至其為人。則有南郭贈序。足以
想其概。曰。歸德。朔北之產。為人弘毅。志尚節概。而又
與侷儻恢廓之士相親善。雖俠少年居邑屠者。苟有
義氣。若才能者。必撫而愛之。用以令盡其力。躬亦專。

以奉公立志。聞人之善言。若見有奇策者。乃傾身引
薦之。唯恐後冀以供國家用也。前後由此有拔為
良吏。效績。歸德恒言。世之好學。談玄。雖有餘。何益乎。
吾縣官之務乎。尚矣哉。古聖人之治。今豈猶以為不
可行之者乎。我誠有味其言也。故有奇策良吏之才
者。聞之時。試焉。施行。頗有效云。是歸德餘事也。歸德
既以自竭勤力。達矣。雖亦盛世所明試。非其忠誠奉
公。何以至此乎。則士不可以不弘毅者乎。
錦江方享保間侍講禮記明律。寵遇日厚。賜十三經二
十一史。其餘恩準之書甚多。自作芙蓉樓記。曰。辛亥

之冬余架一小樓於江上顏之曰芙蓉以為藏書之所芙蓉名何取取諸芙蓉當乎軒也芙蓉相距實三百餘里矣而坐挹三峰雪者其高且秀也樓何由起蓋家有賜書千餘卷恐辱惟房側福之地此樓之所起云云

錦江又善倭歌傳自冷泉公其集名曰密郁訥捺密言三代波也蓋歷泉家三代點定故以名云屋木歌獨木所篤訥鞞暱鞞葛及粟過粟質葛刺屋速謂郁過幾質訥葛密譯曰有涯人做斯枯捺兒屋密木兒篤吉結跋捺暱葛木葛密暱密葛斯兒密穀速

鷓斯結列譯曰聞神與正此二首嘗自書與信濃飯

田人某偶有為狐所憑者三年不去某乃誦斯歌狐即去此狐後又憑江戶本所石原商家之女自陳太

畏錦江歌

元文二年金輪寺住持宥衛奉命立碑于飛鳥邱錦江代撰文并書人往觀之者多後榻裝作帖傳為奇賞遂轉歷櫻町天皇乙覽云

相摸酒勺川歲漲流為患官吏治之無功田中丘隅字喜古武藏川崎人也錦江嘗一見即察其非常人遂薦治酒勺果底績乃堤其東西名曰文命立碑以紀

事。錦江代喜古作文。事保十四年。喜古沒。錦江又撰其墓記。

芙蓉樓集藏于家。未刊布。余嘗借覽之。卷帙頗為浩瀚。廣交時彦。錦江在職五十餘年。一日不闕。直見于傳。而餘暇撰著如此。常人所不及也。

復荻正卿書曰。老禿今茲七十有二。歲內斤酒斗。步走如飛。此為實曆十年春事。嗚呼。老健之不足賴也。是歲九月十九日沒。友人入江南濱作傳。墓在江戶本所本法寺。

岡白駒。字千里。小字太仲。號龍洲。播磨人。仕蓮池

侯。

龍洲少時。自播磨徙攝津。以醫為業。及徙京。改業為儒。晚年應蓮池侯徵。掌文教。其志在治經。頗善文章。又通小說俗語。名聲藉甚。一時。蛻巖荅書曰。足下關西古學。不待護園而興者。比時賢臭味自別。不問而知其不肯苟交也。又赤松國鸞與劉文翼書曰。平安之於文學。其由來尚矣。然以今觀之。不及東都之盛遠甚。乃足稱名下果無虛士者。唯岡千里一人。其他彭儵儻。要亦春秋無義戰。龍洲嘗過書高。見新鐫春臺增註孔子家語。即以為我

更作註以壓倒之乃謂商曰德夫其學固淺今見此
註果多舛誤吾嘗為注解將為世鈔梓已歸始秉筆
作補註

南郭所校刻蒙求當時盛行于世龍洲作箋注乃欲以
壓南郭也故其例言悉訛訾南郭校本曰舊本多誤
謬近歲刻本稱改正焉而十纔一二耳又曰蒙求所
纂有出於正史之外者如謝承後漢書王隱晉書其
事多見世說劉義慶註新刻本据世說註刪落舊本
文殊不知世說取風旨於片言隻語故所引證亦撮
其要簡省其事蒙求則事實詳為主李良所謂注下

敷演者即是已豈可刪落哉今仍舊本補之以復其
舊又曰新刻本考例云文獻通考藝文部載蒙求三
卷按文獻通考無藝文部經籍考小學部載蒙求是
目未睹其書而杜撰引證其所考亦可知已

龍洲著書甚多詩經毛傳補義治詩者以為便近時繩
溫卿稱之曰就龍洲著述中為尤善孟子解男子龍
錄龍洲駁孟子之言為序又其解中倍擊不遺餘力
此解而兼刺者也左傳荀子史記世說四部觸多謬
妄臆說世乃謂為白駒失孤石栗四音失觸此譯孤
石栗俗謂過失為失孤石栗

龍洲性褊急。受其使令者。每將不堪。獨門人加島宗叔者。能得龍洲意。龍洲亦能折已。用宗叔言。是以家人動詣宗叔請焉。

吾祖過庭紀談曰。僧修其道。又為詩文。若書畫諸技藝。書之曰禪。餘之暇為某某事。是禪寂。登心即禪也。其禪之外。以究經論為餘。故禪餘之暇。禪與餘二者之暇也。京師一先生。序釋大朝西溟餘稿曰。禪之餘暇。深嗜斯文。此以禪餘之餘為餘暇也。可發一喙。所謂一先生。謂龍洲也。

熙朝文苑載龍洲酬蘭皋君見寄詩二首。此外絕不覩。

其詩因表出於此。曰驅車向東路。東路遠且長。悲風何蕭蕭。颯吹我衣裳。攬轡正徘徊。披衣登高岡。中原有佳人。意思不凡常。鳴琴白雪飛。吹笙青雲翔。大雅久不聞。逸響初飄揚。此會難再遇。離別天一方。遊子懷佳人。何以慰我傷。恨恨長嘆息。車輪轉中腸。願得雙羽翼。高飛在君傍。其二扁舟曾乘興。五嶂昭秦城。沈醉黃金盡。狂歌白雪清。文章憐落魄。詞賦論豪英。海內誰畏友。中原堪數名。日本詩史於龍洲頗貶駁之。然亦表其豪爽不立人籬下。似為具論。乃記於左。千里初在攝之西宮邑。以醫

為業一旦投刃圭而來于京師專以儒行是時京師
已有悅傳奇小說者千里兼唱其說都下羣然傳之
其名噪于一時千里於是不復作詩人或乞詩則辭
以不能於是人人謂千里文而不詩其實非也余覽
千里在播攝時作亦自當行所以云爾者有說也千
里急於名又好勝人是時東都有服子遷赤石有梁
景鸞南紀有祇伯玉詩名聞于海內千里自量難與
此數子並馳而世方勤復古業左國史漢人人誦之
託其訓話亦足不朽故廢詩專意作諸觴以網羅其
名既而恐後人以文士觀已則傳註詩書論孟以崇

其名然已急於名又好勝人故其所論說引證不精
且以臆見勇斷疑義或勦襲他人說以為其著作雖
取快於一時難免識者指摘余為千里深惜之云
餘承裕字子綽大内氏小字忠大夫號熊耳陸奧
人仕唐津侯

熊耳生于陸奧三春熊耳村自兒時嗜學年十七負笈
來江戶就秋子帥問業乃介子帥謁徂徠既而到京
見東涯遂赴長崎留講業是時始見李滄溟集大喜
即自謄寫全部日以讀誦焉居十年去復來江戶教
授于淺州於是名聲藉甚問奇者日踵其門亡何名

為唐津侯文學

熊耳於俗事一切姓稱大內至臨文則稱餘自言其先
 出自百濟明帝太子餘琳故以餘為本姓有竹雨齋
 者亦餘姓也神原玄輔記其墓曰按馬韓國餘璋王
 太子琳聖航海歸化推古天皇館於周防多多良
 琳聖七世之孫曰正恒賜姓多多良號大內其後子
 孫遂以大內為氏餘章王事東涯乘燭談載之其說
 云日本紀所謂餘豐璋唐書曰扶餘豐此璋其祖武
 王名扶餘百濟氏今世以為百濟餘章王者誤矣不
 知稱餘姓者未及攷之乎將或修為餘乎

熊耳慕祖徠之學尤工修古文辭時人以為當今之于
 鱗南郭屢稱曰熊耳於文章刻意于滄溟故殆肖之
 方今秉筆擬李者甚衆而皆不能及也
 熊耳於南郭雖不取贊每承其誨督文章尤得南郭刪
 潤而長進故其集中於南郭必推尊之以先生稱之
 藤原明遠字深藏中村氏號蘭林又號盈進齋江
 戶人仕大府
 蘭林初稱玄春承父玄悅為醫官乃能修其業所著有
 醫方綱紀三卷博學莫所不窺延享四年正月十九
 日改醫擢儒員時年五十一蓋國初以降自醫而

轉職蘭林一人云。嗚歸德芙蓉樓集有賀蘭林為儒
官序曰。滕先生疇官方技。起死肉骨。聲振東方。最喜
經術文學。一旦釋匙而歎曰。士君子濟世。奚翅艸根
樹皮哉。嗚呼。軒岐邈矣。扁倉古矣。肘後載籍。叔世滋
博。汎乎寡要。若乃合同天人。及知物之明。安適施今
之世乎。生命亦大。一失折肱。則駟亦不及已矣。已矣。
於是乎。不復從事醫藥。蠶龜網藥籠。乃上言。請為儒
官。不報。居數年。入呂侍醫。行經筵事。雖則特恩。非其
志也。丁卯春正月。定降爵侍講。束髮衣冠。從事禮也。
於是乎。先生之喜可知也。

蘭林讀書極力撮抄。其所著多積抄。而為編者也。然皆
統紀有體裁。若學山錄。尤非常儒所及也。識者稱為
不愧唐土人。

蘭林出於鳩巢門。而博學精密。世以為寒水青藍。蘭林
雖奉宋學者。非如鳩巢之於宋說。毫不容疑。寬延元
年。韓使來聘。蘭林與之筆語。議朱子者甚多。至彼曰。
足下之論。毋乃為伊藤氏之所誤乎。伊藤氏於貴邦。
可謂豪傑之士。而於聖學工夫。大有謬戾。足下果知
之乎。其議朱子略曰。朱子諸經傳註。亦雖最窮精密。
無復餘蘊。然或言違古訓。義失古意者。未必為無大

抵於性命道德之間。失諸高遠者有矣。是以僕於朱子之解。亦不能無間然。又曰。僕竊謂凡讀古書。須通其時之言辭。蓋三代之書。有三代之言辭氣象。漢魏之書。有漢魏之言辭氣象。苟不知其所然。則雖說得當。或畔其言意者有矣。今姑以歷史言之。兩漢史所言。與六朝史不同。六朝史所言。亦與唐宋史不同。蓋言辭之道。與時升降。其有不一。亦自然之勢也。但宋儒每每以近言解古言。以今意解古意。是以非古意者。或有之矣。今以明德一事言之。朱子於大學。以心之虛靈不昧說之。其意非不精妙。雖然。證諸古書。似

無此例。夫明德一語。尚書易詩左傳等。每每言之。而皆以為聖人之道。德光輝發越。以施乎物者。而未嘗以心之妙用說之也。豈大學一書。惟別有此意乎。又更作宋儒說體論。讀朱註論中庸論。以詰問韓使。其他學山錄。講習餘筆等。往往載宋儒有不可信者。蘭林一意耽學。削中更無世務。對不讀書者。則惟敘寒暄耳。絕無他話。以故世謂為癡呆。

蘭林垂終遺命。寄納其所藏書四十九部于足利學校。其意欲傳之。永世以供後人之覽。其目如左。漢魏叢書。玉海。杜氏通典。明文翼運。吳臨川集。名山藏詳節。

唐文粹。皇朝類苑。自警編。餘冬序錄。呂氏春秋。後山
叢談。東國史略。石林燕語。周禮訓雋。讀書管見。經籍
會通。六經輿論。千百年眼。江關筆談。南島志。蝦夷志。
東雅。唐律疏議。古今餘材抄。胡亭涉筆。異稱日本傳。
周易翼傳。易翼傳。周易集解。皇王大紀。事纂。羅豫章
集。學齋佔畢。氣璞。大極圖述。唐國史補。大學衍義。問
窗雜錄。寓意錄。羣籍綜言。老學菴筆記。孫可之文錄。
李習之文集。曲洧舊聞。創業起居註。書疑。考工記解。
禹貢論。

蘭林墓在谷中玉林寺。小石碑。正面鐫題曰。蘭林藤原

明遠之墓。左側曰。寶曆十一年辛巳九月三日。其所
勒僅此而已。此蓋蘭林之遺意也。蘭林以墓石惟記
其姓名生卒為足。如誌言行。謂為浮華事。其說見學
山錄及講習餘筆。

宇鼎。字士新。小字三平。號明霞軒。本姓宇野。裁為
宇氏。平安人。

士新父安治。屬角倉與市司運漕。士新自少屢脫榮利。
潛意載籍。始受章句。于向井滄洲。名三省。後無所師
承與弟士朗共發憤自奮。遂持海內文柄。其所著論
語考。為最大有力。士新固不與時輩為伍。其學將精

究以曠世。於是杜門掃軌。切磋甚勤。釋大典書燈記。曰。太田見良嘗謂宇先生曰。比歲儉米貴。吾與君等所尤病也。先生曰。吁。一掬之米。可以并日而不餓。抑何所病。但米貴物從之。乃使油貴。是吾所獨病也。先生之志。於是乎可知已。

士新刻厲讀書。足不踰戶闕。十有餘年。時人為之語曰。都下不見者有三焉。不見宇野三平。至市不見香川太冲。治病不見谷左中。作文。

士新奉李玉善古文辭。然與祖徠南郭輩所作殊異。其趣初得大潮禪師指授。其復田文瑟書曰。僕始學文嘗

就潮公而正焉。於今思之。其刪潤皆當。非若世儒不辨體。不論格。點金作鐵。變夏為夷者。大潮亦嘗稱士新文為得元美髓。夫大潮文既名海內。而近時又大興以能文聞一時。此二釋勿論。秦斗於緇林。求之操觚者流。亦不易得也。而一則傳士新。一則受士新。姓氏解三卷。綜理古今考覈。倭漢於姓氏一事。殆無餘蘊焉。而其卷首不題署作者名姓者。此士新深意。蓋倣古以國字書者也。說詳于吾祖過庭紀談然近時京師人。本慎者。以近江宇鼎士新著七字。掩入舊板卷首。且作之序。附其修複姓為單姓。非是論大失士新意。

為人後承其姓。士新以為非。一日江村某至此人冒他
姓。問曰。大人先生之實父乎。不。士新毅然曰。吾家之
父。不始有虛實。士新撰上杉謙信傳。雖偶然。其立志創業。士新有騁驍
之者。夫謙信生戰國之際。自少不御內。天資驍勇。兵
勢大奮。將以撥保平以降之亂。更立霸業。而年四十
九。功不成卒。然世皆知其力。不必減信長秀吉。士新
生韃靼之世。未嘗置妻妾。志厚氣邁。強學越人。將以
統漢魏以來諸說。別立一家。而年四十八。志不酬沒。
然世皆知其學。不必讓仁齋祖徠。

士新於祖徠著論語考。痛糾其繆誤。或至謂如是果孔
子之罪人也。先王之罪人也。天下之罪人也。他作辨
擊春秋說。作名公四序評。彈天章。春臺斥非曰。三平
自負其才氣。而別立意見。以求勝祖徠。其果能勝祖
徠則不知也。余恐三平之勝祖徠。適其所以自卑下
也。士新駁祖徠者如此。然其實心醉祖徠。是以其沒
也。作祭文哭詩。褒揚之。杉以成既。以為過稱。士新與
書曰。僕稱物子。未敢過其實。庸何病。物子所自負。經
術也。其文固未及濟南。余亦不謂過之。然經術文章
相兼。彼亦有所未及。則不佞所稱。何過之有。又與芥

彥章書曰。夫物夫子者實東方開闢一人。其在華夏亦難其比。而以陪臣居散職。何論華夏。即在國中。不君實於兒童。不司馬於走卒。又未泰斗於學者。晚乃稍見仰。然矮人觀場。未有實知者。是與夫富士之僻。其為不幸。豈余病之比哉。雖然是何足論。是何足論。其所為發憤。乃摘藻拔天庭。所傳施不可測也。又答玄海上人書曰。謂洛諸山。睿宕最秀。僕兄弟比之。它人則為諸山。又謂僕兄弟。雖稱富士。唯睿可庶幾。而未到絕頂。僕之所志。固不近小。而今之所得。辟諸登山。尚在其足。曾未到半。何論絕頂。而睿又非所願也。

若富士則非物先生莫能當。吾輩以物先生故。常稱之爾。固所不敢期。而亦非所願也。南郭答了願師書曰。二子固難得之才也。熊耳送小野孟鉉序曰。古學父子應國家右文之化。繼踵而起。宗氏兄弟乘大業復古之運。雁行而漸。風靡一時。以雪戰國五百年斯文之抑鬱。則亦可謂一振也。蓋人之好惡各異。是非互議。要可待公論耳。原田東岳視士新者甚早矣。東岳筆疇曰。徂徠東涯二先生。匹也。而徂徠在堂。東涯在室。南郭春臺二子。匹也。而南郭在戶。春臺在門。蘭嶋周南二子。匹也。而偕在廊廡下。

金華士新二子匹也。而借窺門牆，未能入。宇氏最等劣者也。筆疇又曰：士新妄誇其酉洞博覽，不自知其執拗撩撥，欲建旗幟，取勝於徂徠先生。多引羣書著論語考，然其說泛然無所適從矣。華人於經為傳注者，古今甚多。而如此者未嘗有之也。其文大氏欠露潤舒暢，故其所綴緝結構者，所謂樗櫟殺接是謬擬古文辭也。豈不哀哉！如明霞遺稿識者駁之，則不及徂徠先生者遠甚。明霞遺稿載澤邨琴所墓銘敘，野子賤以為文辭不佳，改撰附琴所刪稿。書其後云：先生之歿也，門人前島

當完等，狀其遺事行，以乞銘墓碑於平安。宇先生後七年，宇先生病且沒，其文乃成。遺命其門人片微猷，淨寫以致諸當完所。余受讀之，銘辭流暢可誦，至其敘文則蕪甚，蓋以其臨終口授門人，門人受而經紀之，不能盡如其意故。致此鹵莽耳。今茲將木稿刪也，同志之士欲附刻之，乃相共議去其敘文，但以銘之不可以孤行也。節取其敘中數語，以弁諸其端，以具一篇之文云。

吾先友天履仁，為人寡欲於世味，泊如也。惟以肘不離案，為人間至樂，而甚慕吾祖與宇氏兄弟。其著書皆

自寫珍藏稱不容口論語考自里仁至雍也三卷上
梓亦成履仁手
宇鑒字士茹改字士朗小字兵介士新弟平安人
士朗與士新交愛篤至其學充實不相讓世稱平安二
宇先生而年僅三十一先士新卒嗟乎天少假年其
樹立當未可量士新序遺稿云余與子朗同學者十
餘年而自顧所成曾未能如士朗士朗誠才哉且余
以疾故省思慮一精神不操觚者久之則其先余翻
翻固宜而不宜先者之先獨何歟
嘗來江戶入護園之社與周南南郭金華輩相交無何

歸于京徂徠有贈言贈于季子序是也春臺斥非曰
兵介嘗遊東都從我徂徠先生學古文辭既歸平安
而畔之與其兄俱非徂徠此言之過激士朗不必然
其與大潮師書曰夫物翁當世龍門四方之士踵其
門者何限而翁弗容曰毋溷我為也即容之不再三
往不獲見焉即獲見亦不必得其提誨云鑑之取謁
翁方會客炙堊輒呼鑑入命之坐而又命之食遂令
從二三子之後博我約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鑑鄙人
也才性駑下何以有此於翁也則惟師之故愛及屋
烏耳又與玄海師書曰文豈易言哉綜該古今包羅

天地然後為得也。今求其人海內之大。而一物先生在焉。

亦彦章丹丘詩話曰。絕句之義。迄無定義。謂我近體首尾或中二聯。恐不足憑。吾友宇士朗謂。絕句者。謂一句一絕。律詩。句句聯排。絕句不然。故絕句對律詩之稱耳。此說明白可據。古人未曾言及。

先哲叢談卷之七終

先哲叢談卷之八

北總 原善公道著

秋山儀字子羽。小字儀右衛門。號玉山。肥後人。仕國侯。

玉山世祿于本藩。秋山需菴者。為玉山從父。以扁倉術亦受俸焉。玉山出為之後。早習其技。又自少好學。博窺羣籍。其所發明。宿學皆驚歎。於是侯命更養。佐子嗣。醫使玉山。壹為儒學。乃來江戶。從祭酒林鳳岡先生。先生奇愛其才學。方講說日。已有疾病。則使玉山代。久之業大進。其歸于國也。執贄及門者踰千云。

寶曆乙亥熊本新初時習館此玉山建議所興也玉山
乃為之提學揭學規十三則薦後才教子弟於是藩
中斐然嚮化復若謙齋書曰廟學之命新下足以興
菊池氏廢焉是則不佞所以涓埃圖報我公矣又復
越子聰書曰敝邑菊池氏時蓋始建學及至加藤氏
也荒廢不修絃誦久熄加藤氏亡國除未幾我先公
實享茅土之封而入立焉五世及今公尊信儒教再
興學館扁曰時習臣儀蓋與有議焉

紀平洲小語曰肥後秋山儀子羽與余親交十數年會
飲醉語是非四應未嘗一聞拒入之言又曰子羽外

柔內剛有親友作觴體杯者諸客皆舉獨子羽不敢
飲作詩諷之

登富士山者修役小角法以自六月朔至七月二十日
為登陟期然玉山以七月二十一日登是日天清風
和獨擅覽勝遂有富嶽記其文朗暢人之所賞也南
郭嘗稱曰天地有富嶽乃始有此記苟神而不文則
已羣玉之圃一題名山萬古愈增顏色若夫木華之
神則固當祭然塔玉齒爾

一日與古伯彛飲劉文翼所玉山謂曰余與伯彛同嗜
酒也而伯彛為柳下惠余則伯夷蓋伯彛不問善否

玉山非醇不飲故有此言。

玉山以詩文已冠冕一時。又工作字。雖短章片墨。為人
所傳。未松國鸞與三上宗順書曰。秋玉山詩一首。即
其所手書。詩固超乘。書亦不凡。遣以供清玩。玉山海
內一名家。僕嘗辱忘年交。今則亡矣。

玉山出於林門。交道甚廣。於護苑。徒與南郭仲英蘭亭
鶴臺輩。尤為驩。南郭蘭亭之沒也。為作詩數首。而弔
之。

青木敦書。字厚甫。小字文藏。號昆陽。武藏人。仕
大府。

昆陽初處士也。其清才好學。早見知於大岡忠相。賜觀
官庫書。乃以為草莽臣。得窺官書。自古未之有
也。雖西土亦然矣。如皇甫謐。自表借書一車。蓋以武
帝之舊好故也。予自非大岡公之遇。惡能為此榮哉。
元文己未拜大府。命管典籍事。後屢奉旨。到諸
州。投梵刹民家。搜索其舊錄。足以徵國家事者。而
進呈之。其所著述。亦莫不上延享甲子。舉紅葉山火
番。尋改評定所儒者。終遷為書物奉行。

昆陽出伊藤東涯門。其學壹志有用。於經義文章。不必
究思。故若不類堀川之徒者。然非始有他師矣。山崎

氏社中劄記續錄載青木文藏者學仲邨惕齋後師

淺見綱齋事此同名異人非昆陽也

嘗嘆曰凡有罪非死刑者遠放之島嶼要在使其終天

年耳然諸島少五穀常以海產木實給食是以往往

不能免餓死豈不亦痛哉即雖種藝之地遇歲歉則

民不能無菜色意者百穀之外可以當穀者莫如蕃

薯也乃陳官求種子于薩摩試種之官藥苑中

則極蕃衍於是以國字著蕃薯考一卷而演其培植

之法官鑄版併種子行下諸島及諸州未數年無

處不種至今上下便之雖歲不登民不遘餓者實昆

陽之惠及無窮矣題其墓門之碑曰甘藷先生之墓
有以哉

當昆陽時未有講和蘭之學者昆陽獨以為於其說必

有可收用者而和蘭之字蚊脚懈行未易通解於是

或之長崎質譯者或博攷其書遂粗獲了會近此學

漸開而皆不得不本昆陽云大槻玄澤六物新志曰

和蘭學之一塗草創於白石新井先生中興於昆陽

青木先生休明於蘭化前野先生隆盛於鷓齋杉田

先生故近時從事於斯者皆莫不淵源於四先生焉

昆陽博學洽聞著書甚富而其所鈇梓者惟蕃薯考一

卷餘皆藏于家。是以世未詳其所撰有何書也。青木一清者吾知之。即為昆陽後。因得遍見遺著。乃紀其目。經濟纂要前集十二卷。後集五卷。續集三卷。官職略記十三卷。刑法國字譯十二卷。昆陽漫錄六卷。續錄一卷。國家食貨略。國家金銀錢譜。答問小錄。奉使小錄。對客夜話。夜話小錄。一夕話。續一夕話。雜集。郡名考。和蘭勸酒哥解。和蘭櫻木一角說。長崎聞書。各一卷。和蘭文字略考三卷。和蘭話譯。草廬雜談各二卷。續草廬雜談一卷。

奧田士亭。字嘉甫。小字宗四郎。號蘭汗。又號南山。

又號三角亭。伊勢人。仕津侯。

三角幼時。就表叔。田嶺洲者。學。嶺洲嘗謂曰。讀書宜師天下第一人。當今之世。京師伊藤原藏。即其人也。汝可往而學。於是即負笈。遊東涯門。親炙十年。殆入其室。乃擢仕津侯。謹慎勤事。歷事四君。五十年未嘗有過。侯皆眷注甚渥。老年致仕。後時。招見之。呼曰。先生。不名。

三角賦質謙讓。年七十七。恐及身後人之撰。諛墓之文。於是建壽碣。自紀履歷。其銘曰。起于田間。升中。願直。何以得之。稽古之力。

年三十三喪父翌年訣東涯為絕酒肉服心喪者合四年。

亭之名三角。做俞退翁存虧盈之戒也。集中載亭記及詩。詩有人間交際重謙損。天道循環警滿虧之句。後偏好物之三角。自文房諸具至百雜器。多製以三角云。

三角詩。其誦憶而益人者。食禁歌也。曰。天門赤豆勿食。鯉。葱蒜鼈李惡雞子。棗菱酢李共畏蜜。無腸公子避梨柿。妊婦桑椹鯉繪卵。子薑發瘡生枝指。苦苣忌蜜。鱧忌醋。魚繪用蓼。空肚裏。胡桃麻姑鯽。蕎麥葱麩鮎。

魚渾犯雉。鰻鱺鯢鱧忌川椒。楊梅與葱雀。與李笋。鰕。畏糖。鴉畏菌。菟鴨與鼈。休同鱈。魚目有睫。腹丹字。鳥足不伸。是自死。鯽魚糖餅黃魚齋。一犯水訣死變紫。

醋鱧相犯。食經不載。而余見二人死者。以揭厨壁。

三角集。中箱本五卷。合三冊。詩文略有諸體。而缺書牘。曰。尺牘之文。固不足志。言事似賣直。答問嫌諱。智。

三角集。文二卷。每卷首題。與田士亨著。詩三卷。每卷首題。掃水燕僮著。掃水燕僮。不知何謂也。而近聞其說。伊勢有掃田川。三角居近之。因曰。掃水而與田。反燕士亨。反僮。不其見。署姓名者。抑有故。南郭始刻其集。

初編也。入江南。溟以為古人集皆及死後人傳之也。至其身自錄之。梓則可笑甚也。乃通書于三角。以辨之。三角答書和南溟。俱駁南郭。既而世生前錄其詩文者漸多。人亦稱為盛事。三角心羨之。遂自刻其集。然取前言。至詩集則用隱名。高惟馨。字子式。號蘭亭。又號東里。本姓高野。裁為高。江戶人。

蘭亭父勝春。號百里居士。以俳諧名于世。蘭亭幼從祖。來學。既了其大義。而十七為馨。從是壹潛心于詩。三百篇以下。漢魏六朝唐明大家之作。大氏暗誦之。其

所自賦。殆入佳境。遂與一時名士南郭輩。聲譽並馳。紫芝園漫筆曰。胡元瑞詩藪云。唐人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詩名始彰。見雲溪友議。吾友高子式。年十七失明。厥後詩才漸高。豈造物之均邪。令人不兼有其長也。抑造物之慈也。令人失於彼得於此也。蘭亭生平舉止盡俟相者。於是不為瞽者。佺佺狀。嘗曰。余明未喪時。不堪見盲人。動摸索其左右也。豈今效之乎。

世有蘭亭盲後書蹟。此世人彊求者也。天履仁。藏數張。嘗曰。人之喜蘭亭書。徒供玩弄耳。余不忍使其蹟。佗

日逢人媒黷也。遂皆瘞土中。蘭亭詩。與人往復者。每屬藤華岡書之。故時人或謂華岡為蘭亭之書佐。

吾祖少年在江戶時。與蘭亭親善。嘗謂祖曰。余覓婚媒。媪云有二氏。一則多姿色。而拙女工。一則有才德。而貌甚寢。吁。才色並茂。自古為難得焉。苟有一於此。則足矣。余何之為妻。祖曰。愛色者。目見而後心悅之也。未始有見。則醜美何論。不如納其善刺繡。以使理家事也。蘭亭嘆曰。誠然。誠然。非交以信。孰能言之。然終舍才德。娶姿色。夫婦人。雖不必責以德。而亦不可以。

色為主也。蘭亭感焉。果六娶終無子。

蘭亭性善酒。而豪宕好奇。常舉觴。醜醜杯為飲。伴蒿蹊。閑田次筆。引百井塘雨筆記。曰。蘭亭於鎌倉教恩寺。得平重衡與舞妓千壽為宴之杯。自此飲漆興尚。且不足焉。發大館次郎墓。制醜醜杯。以供玩弄。當其發墓也。大雷雨。而不敢顧。遂行其意。翌年此日暴卒。此傳聞妄言。不佞攻也。蒿蹊信之。以毀蘭亭。甚誤矣。凡為倭學者多厭儒者。一味慢罵。蒿蹊亦不免焉。蘭亭病者數月。終不起矣。非暴卒也。見山惟能撰墓誌。余聞鎌倉今現有大館次郎墓。過者必就弔之。奈何其得。

發之乎。秋玉山蘭亭友人也有鬮醜杯行詩。陳不知
爲何人鬮醜。乃并序錄之。序曰。高子式山人達士也。
置鬮醜杯時時把玩。一死生遺形骸。超然自適焉。少
年輩爭飲爲豪舉。予獨感頰不能飲。衆笑予未達。因
作鬮醜杯行。自朝兼爲鬮醜解。朝詩曰。既非月支頭。
亦無知伯仇。山人好奇奇至骨。日盛美酒以鬮醜少。
年爭飲誇豪舉。皆道山人達士流。座中一客字子羽。
感頰不飲心獨憂。試問鬮醜汝何辜。驚駭甘夢不得
休。又問汝何物。奴耶隸耶將。王侯樽前搖頭供嬉笑。
若非侏儒必俳優。鬮醜答言在世時。只記沈湎飲酒

池。又記朝戴漉酒巾。夕著白接羅。有時興來稱草聖。
脫帽何妨髮如絲。一自蓬累歸山阿。貴賤貧富不復
知。我肉既飫烏鳶腹。我顛偶爾匹鳩夷。我形不須司
命。復我魂不要宋玉辭。糟丘煙霞喚我起。知己誰如
山人奇。山人日日摩我頂。醜然何利天下爲。出離蓬
蒿厠。綺席子羽莫謾嘲。支離我聞古酒人。一棺徒載
身。縱葬陶家土。何異湘水濱。涓滴不到劉伶冢。南州
雞絮豈沾唇。淵明臨終不得足。畢卓了生不復晨。古
來酒人孰如我。宿習綿綿醉天真。不管功名朽不朽。
不論形神親不親。未作阿梨七分破。常添醪釀萬斛

春君不見無功。日月終醉鄉。鄴生意氣盡。高陽中山
千日偏苦短。百年三萬亦非長。嵇阮化為禡之父。黃
公墟下暗悲傷。笑殺人間北海守。何如地下南面王。
自誇唯我酣暢哉。長夜濡首首作杯。子羽頭顱聞此
語。同口責子羽。子羽汝為生頭顱。彼為死頭顱。生死
頭顱亦奚擇。況勝子璋血模糊。感頓不飲一何愚。汝
今不飲歲將去。俛仰間與彼為伍。
蘭亭故負勝情。喜鎌倉山水奇麗。歲一再與名人韻士
相追隨。品題殆遍。嘗結茅堂于圓覺寺傍。名松濤館。
以為遊息所。曰吾死其即安此乎。乃建壽碣。松崎君

修撰記。後三年卒于江戶。門人輿榘往營葬之。

井通熙字叔小字嘉膳。號蘭臺。又號圖南。姓井上。
修為井氏江戶人。仕備前侯。

蘭臺之先周防大內氏族也。七世祖某死。逆臣陶晴賢
難。某娶井上氏。生了心。了心。冒母姓。爾後世世沿稱
之。父通翁字玄璠。大府醫員也。有三男子。伯玄存。
襲職祿。仲蚤夭。叔則蘭臺也。幼穎敏好學。年十二元
日賦詩云。天邊雲物改。海上日華新。先酌屠蘇酒。趨
庭獻老親。父異之。期以他日。盛名弱冠從天野曾原
能。名景學。既而入林鳳岡之門。享保中。鳳岡奉旨校

官庫書蘭臺與焉。時未有蘭臺號，而人以蘭臺呼之。遂以為號。元文五年，應辟備前侯，任教授之職。蘭臺字叔，而世以為子叔者。自石筑波序山陽行錄稱子叔也。山陽行錄蘭臺所著蘭臺閉戶讀書，有客至，則自答以不在。客以為戲。蘭臺勵聲曰：主人自答如此，何偽之有？讀書不輟。蘭臺不信伊洛學，嘗作讀鳩巢室先生文，非駁其固守朱說，且舉國家不必依宋儒之證，曰：通熙竊以為先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漢武好公羊，宣帝不當立穀梁，其所遇之時異也。國初官板諸書，亦皆非

宋儒所著也。豈為盡取程朱之說哉？文敏公嘗侍經筵，進講論語，履焚章。神祖曰：讀不為否，如何？曰：臣謂可問人，亦可不問焉乎？曰：然非朱熹之解也。臣愚以為若云國殿則可問焉，也是孔子之私殿也。則重以賤畜其義當然矣。讀不為否者，固非朱註之意也。對問之語，載在本集。當時經筵不盡依朱註，亦可見矣。享保中，講官物先生奉朝命，校古註疏，室先生亦與焉。編成進呈，悉以鈔梓頒布天下。七經孟子考文是也。伏惟朝廷之德意，先後各有所立，不必相因也。然則諸家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豈可偏絕

蘭臺之學有頗似徂徠者。澁井太室曰。蘭臺如告子。不
得于言。勿求于心。讀書會意答邾正舒書。陳其所見節錄
于左。曰。夫道者如大路。然瞽者往焉。聾者往焉。豈辨
究之哉。心性者非學問之所先也。是故六經不論之。
孔子亦所罕言也。思孟之書首唱。而後性道之說紛
紛競起。遂至宋儒而極矣。其弊也。蹶然陷于大澤。又
曰。夫古之聖王立道。以使天下之人由之而行者。豈
如谿壑水涸。而可徒跣者乎。道猶溟渤之不可測也。
人性亦猶舟楫也。舟楫遵海而漕。則百萬之粟可運。

而致焉。雖然乎。海與舟楫。非一物也。人性守道而行。
則億兆之衆可教而用焉。雖然乎。道與人性。非一物
也。又曰。熙幼孤貧。無師保之訓。雖然哉。誦詩而知有
雅頌。讀書而知有堯舜。然後困學二十年。如一日。益
信仲尼之道。何暇及宋儒。滕物二家也哉。宋儒不知
聖人不足與言之。滕維損自稱古學。不免宋儒之弊。
物茂卿作為二辨。又著論語微庸學解。亦唯與二義
及定本發揮。奚擇哉。有所緣飾。而駁仁齋者。亦果是
耶。非耶。熙之所未知也。

井上金城受業于蘭臺。蘭臺友視之。不待以弟子。每謂

子曰子誠有才者也。自當成一家。勿立吾籬下。以後以
金城後立。自己見而尚稱。父執蘭臺先生。終身師事
焉。次本於...
嘗瘞齒于牛島牛女祠畔。立石表之。使金城作記。東江
書丹。蘭臺沒後。東江以為字未工。乃易石。改書蓋初
以楷。後以八分。
蘭臺自少絕姪欲。其於婦人。無老少不欲交。一語訪人
所。雖方宴飲為歡時。婦女出。則速辭去。
蘭臺養戶口氏之子。為嗣。潛字仲龍。號四明。學博行修。
早有重名。今年八十七。瞿鑠能談古。男觀字賓玉。亦

承儒職。有孫四人。長天祥。字微民。次天覺。字先民。次
天祐。字順民。次天爵。字錫民。皆善士也。蓋蘭臺德澤
之所及云。

石川正恒。字伯卿。小字平兵衛。號麟洲。平安人。仕
小倉侯。

麟洲自幼好學。負才氣。先輩皆期其有成。初從柳滄洲
堀南湖學。比弱冠。其父拉來江戶。見其生。生即出修
辭家所作艱澀文。試之。麟洲一目輒成。誦生驚器重
之。及壯。應小笠原侯徵。誘掖後進。其啓迪作興之功
尤多。寶曆己卯。省父于京。會疾作。遂不起。時年五十

有三。

麟洲嘗著辨道解蔽彈刺徂徠學其持論多中窾門人增井彦敬亦以儒有名同仕小倉為教授石增二先生文抄行于世彦敬嘗修書吾祖以求交祖復書曰蓋石子逝後獲其所著辨道解蔽者而讀之亡論其與鄙見頗有異同然其大要有大合於鄙衷者乃潛然者久之曰夫聖遠道湮諸家紛然晚生後學匪無墻面而能卓爾出羣可以為後進之木鐸者方今僅有石子輩而已奚為斯人而長逝矣哉

湯元禎字之祥小字新兵衛號常山姓湯淺修為

湯氏備前人世仕國侯

常山父子傑素好學常山結髮受庭訓知讀書時其藩有曹子漢者悅伊物之說常山兄事之勉學不倦年二十四來江戶是時取贅南郭專修古文辭無幾還鄉後八年復來江戶與春臺及蘭臺觀海諸名人結交一時嘖嘖有與稱云
寬延庚午奉候命赴讚之丸龜海上風濤驟起舟將覆沒衆皆無生色常山神色自若朗吟曰南溟奉使使臣槎直破長風萬里波忽值怒濤似奔馬起提雄劍叱鼉鼉其豪氣如此

常山為入方正特立忘身徇國數歷要職其所為賑貧
救窮詰慝舉滯或使訟者自取無言或焚契券以庇
覆衆人然危言刺譏無所避終乃被貶黜從是杜門
謝客著書自娛答松崎子允書曰禎也豈敢砥厲廉
隅鼓簧名聲乎亦唯非公事未嘗至於權貴之門十
有七年一日其所自信是已又復觀海書曰禎也行
行之性狂愚悻直不識機微危言無所忌亦且抑強
植弱當路所惡以此數事當衆口鑠金之日其及也
宜矣幸賴寡君仁恕特從未減使明善襲祿補黑衣
之缺執人臣之事君恩不可不知也

常山恒好武其文集紀古名將事者極多著常山紀談
亦索戰國死義伏節忠臣勇者之迹或考覈異傳雜
說此皆出于好武之心也每戒子弟曰苟為武士者
寧廢文事勿廢武事

常山與大府代官野口直方小字辰助友善直方嘗住
備中倉敷及其去而赴江戶也侯令常山送之於郊
外常山携男子誠而送謂曰元禎今日欲送君有公
事不果故使兒代焉直方曰異我言也先生已辱自
臨常山曰今日送君者寡君所命非私送也余則使
兒代送耳

井四明撰行狀曰先生壯歲喪父哀毀過禮衰以為禩
三年不脫每旦往拜其墓慟哭而歸二十五月而止
喪母亦若斯值其忌日必薦所嗜者告以生日之語
哭泣失聲而已

瀧長愷字彌八號鶴臺長門人仕本府

鶴臺本姓引頭氏為後於瀧遂蒙其姓自幼英邁好學
其居鄉從周南承徂徠之說後來江戶時徂徠沒已
三年乃遊南郭門南郭異其才不視以弟子既而去
到京又之長崎莫所往而不重其才學再來江戶則
名聲大起從遊甚多寶曆癸未韓使來聘於是奉君

命歸鄉接伴之韓使嘆其學該博有力云

紀平洲小語曰長門瀧長愷彌八在鄉飲于一權貴酒
酣問曰凡為治和漢孰難易彌八曰漢難和易曰何
也曰彼使不學之人居政職則必耻受其制我雖不
學之人爾居政職而下亦不耻受其制所以彼難我
易也合坐失色其人以告君君曰諷刺公等唯是此
老又曰彌八豪邁不能屈物然與聞善言美行淚必
交睫

鶴臺旁博窺釋氏書殆極其說行狀曰最精佛學其在
海北傾佛處究其旨藩宿僧無隱無學輩皆極推服

其他縉徒不得其說則有就而質焉者。又無隱禪師
雜華集載謝瀧彌八來訪詩引曰瀧生實天下奇才
也。無論其深達儒術言語多輟。傍精吾佛學。以故與
余為方外寡二之交者。可見平生贈答而事尤詳於
此集序文。爰偶辱其來訪。臨別賦此詩以謝。兼寄和
子萼詩曰。遲日青山黃鳥啼。堪歡陶令訪幽棲。城中
靈運若相問。為道送君過虎溪。

雜華集又載瀧生能書其嗜羲之筆法者。與余同癖。因
為此詩相嘉尚。詩曰。相逢文雅友。把臂意何親。逸少
墨池月千里。照兩人。鶴臺與南塘先生書曰。本邦之

書。自尊圓王以斌媚脆弱而成一家。後世書家無不
被其毒者也。至畫亦然。自狩野氏以浮靡輕佻投世
俗之好。擅譽當時。吹聲逐臭之徒。靡然嚮風。觀此鶴
臺於書畫亦可謂有識矣。春臺嘗稱為西海第一之
才子。非虛聲讚揚也。

又兼好軒岐術。交山脇玄飛。香川太冲。吉益周助。輩喜
所謂古醫方。不屑宋明後之說。其匕劑屢有效。云與
奈大夏書曰。不佞在斯。勿論乞詩乞書。乞講邀飲者。
乞診者亦履恒盈戶。不勝其煩。而亦足以消閒曠也。
又與秦貞父書曰。不佞近狀無可聞者。醫事頗劇。不

堪其煩。雖然疾夫世醫趨利不攻其術。巧言飾拙。斃人於非命。不仁甚矣。是以龜勉從事。亦唯乘輿濟人之類。祇足以取譏笑也。

宇惠字子迪。小字惠助。號瀞水。本姓宇佐美。修為宇南總人。仕出雲侯。

瀞水生于南總夷瀞郡。郡有川曰夷瀞川。居近之。因號瀞水。父習翁好學有志。瀞水年十七。父命來江戶。師事徂徠。乃在其塾者僅三年。徂徠沒。未全得徂徠之旨。則留與社友相劇切。居六年。携板美中歸鄉。即以美中為食客。日資切劇。久之學大進。再來江戶。住芝

三島街。開門授徒。晚以儒顯。仕出雲侯。與聞其政有勞動云。

瀞水家世居南總。以豪富聞。熊耳壽瀞水。父頌曰。翁本大姓。系乎藤氏。先著北越。武功是以子孫綿綿。稱宇佐美。中葉雖微。不至絕祀。自來爰居。數世于此。服農及賈家。以富起。雖多豪宗。曾莫共比。翁繼其業。益以不貲。鳴鐘食鼎。幾乎千指。聚斯散之。亦唯是理。脈及鄉鄰。多恃相錡。略上下。

瀞水篤信徂徠。畢力校刻其遺著。雖高足弟子。所不及也。如四家馬。古文矩。文變考。絕句解。絕句解拾遺。南

留別志。校列皆成瀟水手。其所自著。辨道考。辨名考。絕句解。考證。絕句解拾遺考證。亦皆以領會祖徠意為主。

瀟水莊重嚴毅。師道卓然。有列侯請教者。則先書待已之儀。致之而後往。并金城匡正錄曰。近世諸老。應諸侯之招。豫期之禮待。有曰。苟不如是。則我不敢見者。夫不見則已。唯見而禮不至。亦可以去之耳。惡有先為之極。而後往者乎。金城此言於義。不為乖也。雖然。世之學道。而苟合取容者。觀於瀟水。可無慚乎。瀟水以經義為任。頗有春臺之風。熊耳長技在文章。殆

追南郭。而交相善。熊耳謂為久要有兄弟之誼。

瀟水有一男。以多病不堪家學。故養片山兼山為子。兼

山不喜祖徠。說是以不得終承歡。而出。於是。以姪德

修字子業為後。

武欽繇字聖謨。號梅龍。初名維嶽。字峻卿。中名亮。字士明。私謚文靖。美濃人。

梅龍本姓武田氏。其先處三河篠田村。故世世以篠田為氏。梅龍初襲稱之。明霞遺稿中稱篠士明者是也。後雖復本亦省田為單姓。少年師伊藤東涯。東涯為作維岳字。峻卿說以勗之。而年二十一。東涯下世。乃

有祭文。於是從宇士新。居十年。士新亦異世。乃有哭詩。此時學既大成。終召為妙法院親王侍讀。梅龍非特通藝文。兼名于武事。其憶昔歌東山。年少抱雄圖。學弓走馬。讀孫吳。腰間龍劍。金轆轤。睥睨青雲。常鳥呼。翻然折節。改前途。自見當年君子儒。又宇士新有贈詩云。閉關憐我久。說劍愛君深。又墓碣記云。少時習武技。講明孫吳之書。居常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不可稱全士也。赤松國鸞出於同門。其學亦領袖一時。而甚重梅龍。其與梅龍書曰。鴻少時游平安。從宇先生歲餘。藩命有

限。未盡請益而歸。無何先生逝矣。乃後數歲。以藩命之東武。道過平安。即訪林生。相與謁先生墓。感泣不能已也。林生乃謂不佞。子何不一見武兄而定交也。其人才學富贍。且奉宇先生教有年矣。鴻不佞遂介林生見足下焉。則不唯典刑之存。其言之似夫子。使人感喜交併矣。

家祖原瑜。字公瑤。小字三右衛門。號雙桂。又號尚菴。平安人。仕唐津侯。後移封古河祖之父曰光茂。小字三右衛門。甲斐武田機山公之將。原虎胤。美濃守六世之孫也。住平安。不仕。娶原芸菴女。

先哲叢談

雙桂

下

芸菴居平安其子亦襲稱芸菴居江戶共以醫名以享保三年十月十三日
生祖祖生而凝雋異於羣兒十歲受章句于伊藤東
涯漸長者學如飢渴口誦手錄晝夜不廢父母內奇
之而過慮其或得疾謂曰下惟發憤成人之事兒今
童年惟學無間斷可也祖曰蚤起尋思文字覺心下
鬆爽稍晏則頭岑岑心裏不甚安人或曰其先美濃
守以驍勇著此子他日亦有以文事大過人
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服闋之大坂既而來江戶依舅
氏原芸菴與青厚甫高子式呂玄文輩住還論文居
三歲念母不已乃赴大坂母尋病沒治喪茹痛遂復

歸京

祖兼善醫其居京遠近來請治者屢恒滿戶外時土井
侯召良醫祖幡然應聘而起山脇東洋來謂曰請勿
就辟君學富量深它日必當遇三顧之人以竟其用
矣如醫術於他人可稱於君乃末技耳以末技屈仕
僻遠之藩甚惜之祖曰於乎如子之所言者宇宙有
幾哉吾烏敢當之且已應其召義不可辭也遂適唐
津閱十八年歸遊于京途遇東洋東洋握祖手嘆曰
使平平庸器皆列貴顯而海內名士屏處僻遠信有
命哉

在唐津日掘地遇髑髏其夕月明見窓紙有女子影出
視則無家人大怖祖讀書自如頃笑謂先子時年十
曰是狐狸之所為兒將弓射之於是女影自滅
嘗遊芳野賞櫻花耽戀三日不能去遂折一枝携去後
制為杖終身手之其所常帶二劍柄飾以金彫畫櫻
花亦表其不能忘也

家畜二馬一名蓬萊一名瑤池蓬萊仙臺產駿馭異常
初其侯出重價求購而蹄齒不可近遂鬻之於是尼
于鹽車又奪其飼秣祖聞之曰惜我不展其能而暴
戾自縱此御之者惟由不得其術耳因復買之數金

乃使一食盡一石粟則雄姿如龍然其亂氣亦如初
諸善騎者各施其術而不得御祖獨捉其駿躍而上
之則不假鞭筴之威能安其訓進退周旋無不如意
有詩云驕氣龍鍾村客家三年虞坂苦鹽車一朝忽
獲英雄駕飛電風生捲白沙
祖奮然以究道治經為志於漢儒以來諸說無所不窺
久之以為成不得聖人之旨遂立自己見以論孟為
根據細講道德性命嘗著一書名曰洙泗微響謂是
可以庶幾百世埃聖人而不惑矣其大意詳于復增
彥敬書中書既載雙桂集茲不復贅夫漢唐訓詁之

學於道無所得。至宋其所說大變。而大行。然亦非聖人之旨。此邦元寬以來。學者亦皆從宋儒。及伊藤仁齋始排之。物徂徠亦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然其說去聖人之學者益遠矣。當祖之時。學者非朱即物。非物即藤。於是慨然作。非朱詰物疑藤三種。與洙泗微響將併以鑄梓。而天早奪年。使大業不終可深惜哉。

祖曰。宋儒聖學演義也。陳志云。王允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又云。董卓使呂布守中閤。而布私與侍婢情通。布不自安。遂刺殺卓。而演義添之以貂蟬連環計。

猶宋儒以易有窮理二字。添許多格物致知說。形氣章。添許多體用理氣樂記。天理人欲。添許多本然氣質。畢竟以聖人未嘗言之說敷衍之。此宋學不猶演義三國志乎。

又曰。宋儒精體粗用。物氏知用。不知體均之。其失一耳。雖然寧為宋儒不為物氏。

又曰。徂徠每謂宋儒說佛氏。所謂徧一切法界。若論佛異同。則徂徠說豈非佛氏自捨身信他念佛來生攝取不捨說轉化來乎。

又曰。徂徠學猶演劇於聖人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

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此孟子有為言之。而徂徠恒引
 徵其學。果不問其心。與德何如。則類大友真鳥。孰拜
 之為真天子。真鳥。聚衆。僭號。未幾。天兵平之。雙桂集卷六論先儒條可併見。
 藩中一士人。有南條某者。從稻葉迂齋學。嘗視祖復增
 彥敬書中。凡人之有生。仁義禮智。其他百德。皆性之
 所具焉。雖則所具焉也。猶是微矣。之語。不領其旨。因
 祖門人古館尚淳。恩田大雅。問之。祖叩兩端。竭之。而
 彼猶守。未說問答。及數十條。古館恩田二子。筆
 記其語。名聖學辨談錄。亦足窺吾家學大旨。他日子
 將刊布。

自年二十八去京。至五十來。沒于江戸。僻居唐津古河。
 中間合二十三年。是以交道不甚廣。則世未有實知
 祖者。尚且稱之者。伊藤原藏。謂幼學其門。時為後進
 領袖。伊藤才藏曰。幼而穎敏。嗜學。早有神童之稱。及
 長。博學能文。不為名動。不為利謀。青厚甫曰。有良史
 之才。芥彦章曰。海西東轍迹。巡等羣儒。建大論。考古
 聖。不謬倫。命世傑。先覺民。又曰。其紀事。方之武事。如
 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律度。僧大潮曰。今士
 林操觚。諸子將尸而祝之。又曰。其送吾序。似讀昭明
 文選諸賦。宏麗雄渾。可誦也。先達有言。夫文則材取。

諸文選。余於原文亦云。服仲英初見。劇談半日。退而歎曰。至如雙桂先生。則文藝能事畢矣。祖之大舅。芸菴。為人廓達奇偉。以良醫振一世。每謂人曰。世稱吾甥公瑤。為大儒。余以為腐儒。古河老小杉元卿。嘗至江戶。聞之曰。渠無阿其族則可矣。至其譏謗之。則不可見。以詰問乎。明日芸菴至。元卿盛氣相詰曰。余聞吾子每以腐儒呼吾師。雙桂先生敢問有說否。曰。君未知之乎。夫古之大儒。必貧困守陋閭。然公瑤家資頗富。是余所以目以腐儒也。元卿抵掌大笑。蓋以其腐富音近也。

祖年十五出京。十九而歸。是歲東涯故矣。此受其提誨。實屬幼時。後為一家說。與伊藤氏迥異。而作疑藤不縱辯之者。不忍背舊師也。

祖好音律。在古河日。邀日光樂師上松。是雙者。學笙盡其道。祖所常玩之。笙名海棠。蓋畫以海棠故名焉。先子善橫笛。門人古館尚淳。善箏篋。時合奏以為娛樂。柴栗山嘗自京師將往。佐野路過古河。携琴來謁。為彈一曲。嘗扈君侯。至長崎。候過客館。乃使祖接清商。祖妙通象胥。或吟詩餘唱小曲。西人咸咋舌。侯大喜。侯又至福

濟寺。寺主支那僧也。其所藏書畫數十品。出示侯亦
使祖鑒之。其工拙真偽皆能辨別。或彼不能讀者。一
覽輒讀之。侯亦大喜。歸藩之後。賞賚之。

祖有文夫子三人。長諱良胤。字朴伯。號一卷。幼穎敏。篤
志於家學。而先祖七年卒。以寶曆庚辰六月七日。年
僅十有九。祖記其墓曰。為人嚴毅。雖遊明羣居之時。
未嘗及聲色財利之事。瑜嘗謂行且長成。冀喪之託。
吾其無憂焉。如何不幸未冠而夭。又及去唐津別墓。
詩云。寂寞空山一片碑。趨庭憐爾學詩時。面容鬢鬢
猶如見。淚滴丘前春樹枝。次諱恭胤。字敬仲。即吾先

子也。次諱光寬。四歲夭。

明和丁亥秋八月。携先子遊江戶。是時都下人士聞祖
名。來求謁者如林。而多謝絕之。九月病疫。原芸菴松
本尚齋。措劑無驗。至閏九月四日。竟不起。年僅半百。
先子及門人相議定。宅兆于江戶城北。諏訪山子院
洞泉寺。以禮葬焉。後建石勒銘序。林彦章撰。

吾母土井侯臣秋田重信女也。年十六歸先子。居一年
祖病沒。先子服除。襲就仕。亡何以病致仕。不允猶乞
不止。以是獲罪。禁錮匝年。終削籍。當初其乞辭也。母
省父母。父母謂母曰。為汝擇婿時。以為原氏之子有

才行。又言其祿則二百石也。是以妻之。豈謂及嗣世
祿減其半。然猶可以無飢矣。至其辭仕。則不自揆其
量也。夫士無恒祿。何以衣食。其轉死溝壑。計日可待
也。汝與配如此者。永歷患難。不如更適。以得良匹也。
母潛然零涕。曰。嗚呼。大人何出此言。妾聞女子常理。
不踐二庭。又聞先舅之時。語古烈女。其見稱述者。或
嘗苦或致死。以不易其操。今也夫。夫不去妾。妾奈何自
求去。且有祿而配。無祿則離。不義莫大焉。假令再醮。
以身纏錦繡。口飽梁肉。豈所願哉。父母不能奪之。然
猶垂愛。時時勸睽離。不置。而母堅操不回。遂從先子。

其事先子也。儼有孟光之風。至先子終世。二十八年
如一日矣。又其侍姑也。孝養備至。其始來江戶。僑居
市中。時比鄰相謂曰。新來人。姑與婦恩情篤密。此必
夫贅壻。而妻與母則真母子也。不然。則為相盡心者。
何得如斯乎。此言可以想其平生矣。初從先子。將辭
古河也。號泣籲天曰。請蚤奪妾命。勿使父母永憂同
其世。而再會無期也。若不得之。則使歲一再必見父
母。雖去藩。猶不去者。既而來江戶。先子入大府。仕
籍。從此後得數見父母。於是父母自悔前言云。善亦
數出入其邸。辱謁候及世子。所著賢相野史四卷。許

我志三卷及所校刻雙桂集六卷皆上之褒稱拜賜
足以酬母夙志矣善不肖幼不好讀書其受句讀于
先子膝下時日蒙督責猶怠惰不警弱冠始覺不可
不學則先子見背矣自此母寡居善治家事使余一
從事于鉛槧至今雖無有一所得而猶未墜箕裘亦
母之賜也母不奉佛未嘗掌珠串誦佛號嘗曰雙桂
先生儒宗也其子敬仲先生亦儒也其子公道亦復
非俗士為之婦為妻為母奈何信彼天堂地獄之說
聞者謂為女中之丈夫今茲文化丙子年六十六歲
健食無恙嗚呼其節義雖出於天性亦得無由祖及

先子之教化而然乎因併及之

先哲叢談卷之八終

